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論語卷

四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奎

謄錄監生臣劉偉勳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通卷三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妻去聲下同 繲力 追反 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

魯人一云齊人

妻為之妻也 繲黑索也 綆

攀也 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 長之為人無所考

而夫子稱其可妻 其必有以取之矣 又言其人雖嘗

陷於繲綆之中 而非其罪 則固無害於可妻也 夫有

罪無罪在我而已 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輔氏曰 在我無

得罪之道 而不幸有罪 自外至 何足以為辱 在我有 得罪之道 雖或幸免其罪 於外何足以為榮 故君子 有隱微之過 於暗室屋漏之中 則其心愧恥 若槿於 市 不幸而過 无妄之災 則雖市朝之刑 喬爽之寵 皆

安之而無愆也。○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也。在
縲絻而非其罪，以其一事而言之也。○齊氏曰：匡章
非益子，遂為不孝之子。公治長，非夫子真
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過聖賢者，衆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緇。

音滔

又名造，字子容，謚敬。

叔孟懿子之兄也。

魯人

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

行故能見用於治。

去聲

朝。

音潮

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

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

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

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

不能計也特計其能保首領身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身○通曰公治長不免於縲紲南容得免於刑戮罪自外至者多死妄之灾而言行之出於身者固自己求之之禍福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
度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

音伏

名不齊

魯人

上斯斯此人下斯

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

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

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

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語錄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
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

之類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亦是大槩說如南
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通曰按朱子所謂

最高者如君子不器之類是也所謂
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此章是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宗廟

盛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

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

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語

子貢是器之貴者可為貴用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饒氏曰在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

以金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材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通曰請集註者每至此章以子貢未至於不器便是未至於子賤殊不知子賤之君子亦未便是君子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魯人

佞口才也

語錄佞不是諂佞是簡口

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

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

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其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馬於
處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

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

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馮氏曰左氏傳

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間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者未訥者近

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

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

當之

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蔡氏曰愛之理心

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此十字之中吁妙矣哉。○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己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後章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歟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為據而或問中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明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乃可以當其名集註所謂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

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通曰全體而不息五字如真蒸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鏡之說則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着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如顏子亞聖猶

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魯人斯指此理而言

語錄斯之一字

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所見已高矣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

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

悅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悅之。

語錄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任。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耳。曾點亦然。又曰：古人見道分明。

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

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
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

所以說之也

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
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

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
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通曰他章曰子樂此
章曰子悅悅深於樂矣已見大意程子亦為曾點言
之此章或問語錄中發得已字極有意味蓋漆雕開
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其細
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
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如
此看兩已字皆有意味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粹音乎從好並去聲
與平聲材與裁同古

字借
用

桴筏

房越
反

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

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
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

能裁度

音輝

事理以適於義也

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
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

時閔道之心益有不得已者故程子下一嘆字又下
一傷字且斷以為假設之辭則聖人表矜惻怛之仁
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
行而喜其與已其平日之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

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熊氏曰後章子欲居九夷亦此意○通曰此假設之辭也而聖人之時中存焉果哉末之難如荷蕢則非中矣子路以為實非中矣夫子之於子路揚而抑之教之以中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解 乘去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

悉索

所白反

敝賦是也

見襄公八年三十一

言子路之才可見

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滯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

潮朝音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語錄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

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張氏曰仁難言也而孟武伯遽問子路之仁若以為未仁則子路蓋進於此者若以為仁則其全非聖人不居故告以不知也武伯可以深思而自省矣。○熊氏曰與後高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亦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通曰仲弓重厚簡默在德行之科夫子尚以為不知其仁則於由求以為不知其仁宜矣朱子於仲弓章或問獨提出全體而不息五字蓋謂仲弓地步未及乎此也集註以此為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則其亦仲弓又何如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

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

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

是其驗矣

語錄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必照推測而知者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

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遍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

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滯然思與睿亦非
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

無遺
照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
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
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
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
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

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

二而已也

熊氏曰顏子以下敏悟莫如子貢聖人多以回賜並稱如告之以一貫告之以無言

告之以性與天道非其他諸弟子所及也○通曰人之弗如人者多矣非自知者不能真知夫已之弗如非自屈者不能真言夫已之弗如此賜也之弗如夫子之所以深許之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汚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

馮氏曰或云寢內寢也讀如淵寤在寢之寢齊氏曰晝不居於內

朽腐也雕刻晝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

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警之也

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然論喪則

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問五帝德則夫子以為非其人至此則又深責之且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

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

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

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

真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

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有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血氣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古之聖賢未嘗不

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

於行耳

通曰子貢宰予皆在言語之科上章深許子貢能自知此章深責宰予不能自立言語足

多尚哉蓋志氣當分將與卒志命於氣則無將矣言行當分主與賓言浮於行則無主矣此固夫子所深責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馬於
度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

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
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
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張之慾不可知其為人
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

所以為慾耳

語錄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其中不屈
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強強之

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
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
是慾也安得為剛○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慾則已
小物大○馮氏曰有血氣之剛有理義之剛張之剛
血氣之剛也夫子所謂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欲
得以屈之聞之曰物之至神者莫如龍古之人有擾

龍氏纂龍氏夫龍之神焉得暴而擾之有慈故也○
通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剛自是氣之本體悻
悻自好客氣也非復本來所謂天之氣也故或
人於中裱或其剛之以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

○子曰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
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
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
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

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

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語錄此是程子晚年看得如此分曉說出

來如此明白此兩句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耳○通曰本文無字自是子貢說勿字自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自是仁之事朱子謂程子晚年方看得如此分曉蓋以今之學者多造次看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

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陳氏曰文章固是性與天道之

發然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耳

○程子曰

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

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知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通曰文章是夫子身上發見者固衆人之所共聞性與天道是衆人心中所稟受者而子貢反以為

未得聞何也此不必為長遠之論但只是教不躐等四字聖人教人之序自有先後此不過子貢先受夫子文章之教以為可聞後得受夫子性與天道之教故始歎美平日之所未聞耳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

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語錄子路急於為善惟恐行之不徹

譬如人之飲食珍羞異饌羅列在前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盡也徒然令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在策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有死於孔悝之難○通曰

此助子路問斯行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也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予行之勇也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

音語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

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

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

使疾弟遺室孔媾

梁乙反

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

見左傳哀

公十一年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

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見史記及昭公二十

八年○語錄古人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尤者一事以為諡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為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馮氏曰諡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通曰論語言文之諡者二孔文子以勤學好問為文公叔文子

以錫民爵位為文文固不同也如唐昌黎宋楊大年
王安石子朱子皆諡曰文而此所謂文者尤不同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僂

音喬○馮氏曰父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以王父為氏故亦謂國

僂亦謂之子美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

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見左傳襄公三

十年○語錄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有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

等級高卑○輔氏曰田有封洫謂封疆也洫溝也
也廬井有伍謂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吳

氏曰數

上聲下同

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

見左傳文公二年

數其事而稱之

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

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

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通曰
孔門言恭不言敬言敬不言恭惟答樊遲問仁以恭敬並言恭主容敬主事恭字氣象宏闊敬字工夫細密子產之恭敬未足以語此故集註不以尋常訓釋

釋之恭謙遜也敬謹恪也至若使民義則獨指都鄙
有章之類而言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竊意
集註亦重在此一義字據子產之事實豈不可曰行
己恭如禮於死者與夫讓不失禮事上敬如所謂忠
厚而無二心養民惠如所謂濟人乘與今於使民義
獨跡其實而言者子政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
聞之曰古之遺愛也惠不其深乎夫民之所以頌之
於此也大抵惠字與義字相反夫子所以獨歸重
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
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耳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為善

葉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道曰敬易勉於暫而不能

持於久此夫子所以善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

陳用

之曰冀多良馬天下命良馬者因謂之驥瀘水黑天下命黑者因謂之盧蔡出龜天下命龜者因謂之蔡

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

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

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

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

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先生長安人祀爰居事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語錄此章最好看便見聖人微顯闡幽處○通曰舊

說山節藻稅天子宗廟之飾藏龜之室而如此借天子也集註不從之益以經文但言不知而不言其不仁也夫子嘗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為知故集註以不務民義而詭瀆鬼神者為不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度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反於

音烏菟音徒

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

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

黃氏曰喜起不形釋三仕

三已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

然其所以三仕三

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

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

解

崔子齊大夫名杼

貞呂反

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

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

馮氏曰大夫之富以馬

違去也文

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

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
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
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
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
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

語錄
二子

地位亦甚高後人因夫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
事為不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量二子所為如此高
絕因如何而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
子不易及而仁之體段不可容易看也○夷齊之忠
清是有本底子文文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子文
文子之忠清是就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

心上說若說心時伯夷比干雖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已。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陳氏曰：仁者心德之全。其道甚大。非可指一事而言。若三仁夷齊之仁。是於大變中做出。見其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子文。文子。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饒氏曰：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通曰：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者。乃可以當之。○通曰：以事言則子文。文子之事。未必皆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夷齊三仁之事。皆能當理。而無私心者也。然集註釋之。又自有異於子文之忠。則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於文子之清。則曰：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

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於夷齊之仁則曰求以合
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於三仁之仁則曰不
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其釋仁字皆本當
理而無私心之說然於諸子所以形容其心術之微
者又自不同集註
用意之精如此

者無非僭王猾反戶八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

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

見矣通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

秋討賊之義者之不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去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去聲

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見左傳文公七年

斯語

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至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陳氏曰大凡應事一思底已是再思則親切三思則計較起私意反生若夫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語錄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又不止三也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

內雖勤而何厭
推此求之可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

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

使齊而納賂焉

見左傳文
公十一年

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

反感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

之為尚

王氏曰未思之前當務窮理既思之後當貴
果斷○鄭氏曰聖人無思感而遂通賢人謹

思而力行之如其中無所見且無所守雖
多思也奚益曰再斯可矣有不盡之深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
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
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
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
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語錄

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去禍患卒得兩全非他能沉晦何以致此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

饒氏曰他人沉晦以為愚不過求以免患決不能不避艱險縱不能避艱險亦未必能保身濟君此武子所以為不

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

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通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

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沉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諉於沉晦不可

程子亦有不當愚五字最見時中之義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

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語錄問不說獨

者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獨者只是自守得此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可照管他至留魯者却不

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雖是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簡物事自有可觀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得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得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得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通曰大中至正所以為聖道之準過中失正便易為異端之歸此夫子所以思魯之狂士而裁之也然曾皙可謂狂矣斯道之傳不在皙而在其子參何哉皙不過狂者而參所謂中行之士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

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隘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

支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

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語錄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

但是惡其惡爾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熊氏曰語言夷齊凡四見後篇求仁得仁章餓死首陽章逸民章皆清介之意獨此言不念舊惡乃聖人明微處○通曰伯夷平日惡惡極重然惡其惡而不惡其舊日之惡此夫子所以發之也大抵聖賢於人惟其方來之善不計其已往之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呼醯

反丙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
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
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
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
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輔氏曰
大凡平

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人心非天理即人欲非自然則計較有一毫計較便非自然便是私欲纔出此便入彼無間可容息也故乞醢之事雖若微末然迹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為委曲計較故程子以為所枉雖小害直為大○王氏曰范氏之言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朱子謂此句尤痛切日用間不可不警也○馮氏曰人謂申張剛夫子以欲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醢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益如此○熊氏曰此與後章皆論人心術之微文公謂記言者以類相從充微生高不直之心其流必至有此可恥之事○通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纔有曲意徇物便非天地正大之情故事體甚小而有害於心術則不小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

語錄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

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閭人也

或問左丘

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先友鄧著作名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

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爾○洪氏曰左丘明其古之賢人歟七十子有左人郟而無左丘明則

明非弟子也傳春秋者左氏非左丘氏也註以為魯太史杜元凱之序春秋皆誤矣謝氏曰二

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

音俞

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

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

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黃氏曰巧言令色足恭諂人也其可

恥者卑賤而已內藏其怨外為之友姦人也其為險
譎尤所可恥聖人視人以為可恥學者所當深戒不
但可恥而已○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
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反其所包藏豈止於
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饒氏曰此
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但微生高是無心失
理之過左丘明所恥是有心悖理之惡舉微生高是
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書曰何
憂乎巧言令色孔壬匿怨而友其人即所謂孔壬者
也在虞廷則於政事憂有此等人在孔門則於心術
恥如此
等人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道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

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黃氏曰前說是

作用後說是致驗後說與絃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程子曰夫子安仁

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

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

語錄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

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

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亞於浴沂者也

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

之事浴沂之知崇共敵之行實

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

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音鞅音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

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

聖賢氣象

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則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則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

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者以其曾次洒落非勢利所得而拘使無所滯礙即曾點之所至矣聖人固不可企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思子路之勇決而祛其吝嗇之心則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未可以其麤厲而恕之也○馮氏曰觀此則知忠恕一貫之說矣顏季雖有小大之差然皆推己以及人者也○通曰子路是首推己以及物顏子是不肯有己而無物夫子則如天地之無物不造而實聽夫

物之自造者也其氣象之不同如此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

上聲下同

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

矣

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自責於心之為深切也○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

無人也聖門諸子或不責過或告之以有過則喜其餘日化於夫子未應舉無自訟其過者也或者其有

所為而發與○通曰訟者
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

馬如字屬上
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
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

可不勉哉

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况
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載之遠其可以一

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至今讀書學問者
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其不

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黃氏曰：所以好學者，正以其生知而自然好之也。學者所以一出而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知義理之切於吾身也。苟知之，蓋有不容不好者矣。○馮氏曰：生質之美，人所不可及也。夫子則推以同乎人，好學人之所可為也。夫子則以為人不如我，所以切責學者也。○齊氏曰：忠信者行道之質，非見道之貴也。學者不能深知，則不能篤行。沐浴好學，惟孔惟顏，以其知之審，爾至如曾子，則博審思辨而得之者也不然。質雖篤實，終不能以自達矣。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

同

胡氏曰：此篇前有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論禮樂之事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

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衷之分特以竹簡之編
既畫而止其篇目則卿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
爾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
天地陰陽之勢背南而嚮明

也天子諸侯
之通稱也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洪慶
善曰

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位
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語錄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

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人來問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詳見說苑
修文篇

然則伯子益大簡者

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語錄此段若不得仲弓下
面更問一問人只認可也

簡便道了○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黃氏曰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行簡集註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以敬則心中無物或問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則可以行簡尤切實而有味也○王氏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已上簡○葉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道曰居敬是正心誠意修身事行簡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惟是平日心身所主者敬由是而行之家國天下皆自

心身上推出來行之以簡可也若夫心身上工夫既自疎略行之又復疎略則治已治人無非鹵莽滅裂之為者矣可乎哉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

語錄簡己是好資質較之煩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須居敬

以行之方好這亦見仲弓地步然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故夫子答之曰雍之言然○或問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

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
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
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

大簡

語錄程子謂敬則自然簡只說得敬中有簡底
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

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世間有那居
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
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
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擾得只
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
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馮氏曰師友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

孔子

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語錄不遷

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做工夫處此是成效

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

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其所以為好

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熊氏曰：不貳過是誠意不遷，怒是正心。○通曰：克己是好學之工夫，不遷怒已之功。效。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

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

之難得也。

馮氏曰：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

學無存者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通曰：石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又

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

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通曰右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

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

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通曰右專說不貳過須看程子

微有差失四字蓋顏子之失如一片白璧渾全但微有纖毫之玷纔磨去即不復見休舊是元來一片白

璧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

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

王氏曰此是胡安定試程

子論全自
周子來

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

饒氏曰道
者方法之

謂言顏子所學是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
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

學之道

奈何曰天地儲

音除

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

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語錄五性
便是真未

發便是
是靜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陳氏曰喜怒哀懼三字
有淺深喜方見於顏

色愛則心中好之欲則貪意
直注於披必欲擊將來矣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鏡氏曰用工最緊要

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句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通曰程子論顏子所好之學必自性善上說來秦漢以後諸儒未有及此者子朱子論學而時習之以為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正本於此程子此段議論又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自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

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又按本文又有盡其心則知其性之語今朱子節之也讀者詳焉則知朱子用意之精切矣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

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

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

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許氏曰心過常

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饒氏曰不遷不貳皆

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通曰此論始則曰學以至乎聖人之

道也未則結之曰其未至於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然則顏子之學學為聖人也其學未嘗不得其道而其未至於聖人者不得其年耳天假之以年則過自然無而怒自然不遷又豈不遷怒不貳過之可言哉此夫子所以深惜之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

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

也大夫無私交此未必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

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宋人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益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益亦苟至乏則夫子必自

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

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語錄這是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佳地盡這便

是一以貫之處○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耳子華在私以義使齊原思在公官有常祿聖人以子華之富故不繼之以思之貧故多與之子華不繼富原思周急也記者因聖人引周急不繼富之語而係原思之為宰以明之○通曰常人之用財有合義有不合義聖人之用財即是聖人之義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犁利之反駢息
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駢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角角周正中犧牲

也

永嘉陳氏曰以其角中程度也祭天地之牛角滿東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馮氏曰犂服

耕也古者養牲豢而不以犂凡牛之服耕者不用也郊用駢若乃其母雖犂其子乃色駢而始角不以犂而可中犧牲○通曰耕犂之說雖不與集註合然其說亦未為無理姑存之 用用以祭也山

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

饒氏曰山川諸侯所

祭不言天地宗廟恐亦是可使南面之意也

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

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

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繇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

則可謂孝矣。

陳用之曰：卿大夫之子不修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非不賤也，能修禮義。

則可進為大夫。智愚貴賤，其可以類言哉。○馮氏曰：仲弓之父史傳不著其惡，但見夫子稱犂牛之子，以意逆之。○通曰：聖賢論子之不肖者，則歸之天。至於子之勝其父者，則每喜談而樂道之。如於舜禹，仲弓之類皆是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

三月言其久

語錄三月只是言久而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

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

仁者心之德心不

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

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

只是無纖豪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

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馮氏曰或云過此將有時而違乎曰三月之久而不違則信不違矣但守之也非化之也張子曰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

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語錄

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自身已只是這箇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陳氏曰主則常在內時乎暫出而復入賓則常在外時乎一入而遽出又曰混出此語正欲學者捫心猛省若是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將來必大可哀○黃氏曰內外賓主之語語錄有數條大略以屋為喻而在內者為主在外者為賓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為屋而心之出入為賓主其一以軀殼為屋而仁之存亡為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後說勝以文義言則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前

說曰孔子之言而為文後說則言心在便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音尤切當兩存而並觀之。○通曰內外賓主四字觀本又違字至字極分明違去也自內而去之外也至來也自外而來之內也不違仁如主人常在此屋之內而不暫去乎屋之外日月至焉者本亦自是主人但出外甚久自外時或來此故謂之客耳集註有其德造其域六字已自帶主客之意有其德者如此屋吾所本有不違乎此屋則能有屋中之所有造其域者不過一入此屋之戶限又復出去是為無家之人矣循循勉勉即是朱子所謂循循汲汲無欲速無取急也是學者用力於仁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

解

從政謂為大夫

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

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果有決斷

達道事理藝多才能

鏡氏曰求也旅泰山而不能救伐顛與而不能止是不果也由

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濶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

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

用也

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者之用藥雖烏喙甘遂馬勃牛溲猶有所取况其才之美者乎葉少

蘊曰季路冉有皆嘗為季氏宰而子貢又常相康子以會吳是必將進之與共圖國政故季子然以大臣

問季冉二子其意可知也○齊氏曰季桓子垂沒有遺言名孔子而康子止名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

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耳○通曰三家自是以公族為大夫今以孔門之徒而可為大夫一則是聖

門之學皆有用之才一以見聖人之於人能隨人之所長而用其才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馮氏曰南蒯公山弗擾屢以費畔

閔子騫曰

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稅為去聲汶音

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魯人

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

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洪氏曰季氏方專魯不從有禍故從容語其使者而中有

自全之計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者也○王氏曰善為我辭從容而不迫必在汶上堅守不可奪○通曰集註不欲臣季氏五字閔子之心事白矣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

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

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

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羸又

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
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
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
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
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或問謝氏之說

粗厲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輔氏曰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曾氏曰孔子如萬斛之舟蔽天之帆故航海而無風濤之憂由求則敵舟也雄檝未具而亦欲試焉其不覆溺也幾希然則閔子之逃之也蓋以柳下惠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

魯人

有疾先儒以為癩

音賴

或問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不可知

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

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胡氏曰此

說見鄉黨疏又按寢廟制無北牖然北方有小牖謂之扉因天光漏入而得屋漏之名恐北牖指此也室

西南隅曰與與南有牖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

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

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

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或問命者

何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葉少蘊曰子罕言命而於顏淵伯牛之死再致意焉○范純夫曰孟子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顏冉皆盡其道而死故曰命○通曰不能謹疾以至於死者不可以命言之矣

○侯氏曰伯

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浴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

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

那用
反

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

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語錄
自有

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簞瓢陋巷非可樂
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

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語錄

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這便是好
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便是樂底意來却無不
做工夫自有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
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鄭舜舉曰程正叔問
學者子淵所樂者何也曰樂道也曰以道為樂而樂
之則非子淵矣道在吾身曰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
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
道為二矣非所謂樂之者也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

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真氏曰博文者言以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

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通

四十四

於天理之中雖箠毆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子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通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蓋學至夫子吾弗能已自知夫子之樂學至顏子欲罷不能自知顏子之樂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

輔氏曰欲
進而不能

者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能進而
不欲者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

謂之畫者如畫

地以自限也

鄭氏曰畫猶畫為界限非無餘地不能闢而充之也

○胡氏曰夫

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

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

胡悞反

則必將盡力求

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

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饒氏曰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

便說不能此是畫處○通曰力從心上出未有心想連而力不能進者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

去聲下同

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

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語錄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說此處正要見

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法不如此○饒氏曰此是就儒身上說若殖貨利則全是小人不得謂之儒矣○通曰學也者所以學為君子也既謂之學者矣而猶有小人之稱何哉其用心誠不可不謹於毫厘絲忽之間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從甘反

武城魯下邑

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

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武問公事以士

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
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同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胡氏曰飲謂鄉飲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

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
涉乎公事者皆是也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

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

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

胡氏曰言其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言

其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也

○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

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

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

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語錄問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

將馬用之曰古者士人為吏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 愚謂持身以滅明

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惑

馮氏曰武城之邑尚武勇然而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未可以無人簡之今一問而果得滅

明則知雖衰世隱邑未嘗無賢特上之人無有知之者則與草木俱腐者多矣○道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子曰益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益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

者是也或問孟之反曰莊周所謂孟子反蓋伐誇功

也鏡氏曰伐如伐木之伐凡人矜誇其能者乃所以自戕其能也故謂之伐奔敗走也軍

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

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馮氏曰策捶也蓋抽夫以策其

馬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洵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之側後入以為殿謝

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

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語錄

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
去得私欲益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
法也○通曰禹不伐顏淵無伐自是聖賢事而魯之
大夫能之此固夫子所深取也所以表而出之者為
學者病根在
此一字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鮀徒
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饒氏曰
世教明

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
矣○齊氏曰世衰尚巧言雖有令色如朝亦必佞而

後免於世益
深歎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之辭

馮氏曰莫不肯也○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

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真氏曰舊說謂人之

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子非之以為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為道矣此歎世人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輔氏曰前章是傷而歎之之辭此章是怪而歎之之辭以類記之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

也

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

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物

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

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通曰須看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損有餘補不足而求適乎

文質之中學者之事也不待損益而文質自然得其中成德之事也○楊氏曰文質不

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語錄

上一生字是始生之生下一生字是生存之生○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蘇氏曰夫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木之曲也或乙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乙未嘗不直也而况於人乎○陳氏曰只是兼彞中許多道理本甚坦直何嘗有一毫迂折○楊中立曰古

人於幼子嘗視無誑所以養其直者有素矣○通曰
須看人之生也四字直也者人之所以生之理也不
直則去其所
以為人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

洛音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
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
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
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

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

者歟

輔氏曰好之而未樂樂未與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知

好好不如樂論功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南軒所謂知而不好四句正是發明此意○陳氏曰樂者極至之意是知好工夫到後自見此境爾若用一物以樂之即非所以為樂矣○通曰知不知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自強不息者好在未有所得之先者樂之至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

以上之上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真氏曰張氏說至精密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

不若且從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
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
聖門教人之要法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
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
比汎然馳驚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饒氏曰中
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
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通曰此非為人而
言為教人者言因其才循其序使之有切問近思之
益不使有不切於身
之弊此善教人者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
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

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語錄此鬼神指祀典合崇祀者且如宗廟

山川是合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纔泥着便不是

○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

只知其所當知而已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

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輔氏

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敬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謂之知乎

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語錄問既

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邪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語意正如此仁

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

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

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文集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

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通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義人之所同有鬼神在無之間務其所固有而不惑於有無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所為而為一有所為而為即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動靜以體言

語錄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

知者此章亦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

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

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通曰集註不特以達

字與周沅無滯形容知之動以安字與厚重不遷形容仁之靜只事理義理四字便可見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水之體動而其能鑿物也則靜山之體靜而其能生物也則動觀山水之動靜可見仁知之動靜矣○非夫子體仁知

之深不能如此形容夫子太極也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又非仁知二字所能形容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
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
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

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或問太公之成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

禽之王道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
之衰○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
功利假仁借義故其俗喜夸詐魯之周禮盡在其重
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不下其崇信義可

知○通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餘風一變後可至於王道集註謂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餘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程子曰

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

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語錄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通

曰天之變化萬物固自有序使夫子得變二國之俗必有緩急之序猶天之變化萬物不無先後之序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

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善

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

或曰木簡

馮氏曰顯師古曰學

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

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蘇

皆器之

有稜者也

語錄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

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恣地方時緣是頓得穩。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

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

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

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

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

國矣。通曰集註不得為觚四字可玩觚而失其所以為觚之制則不得為觚矣人而失其所以為人

之則得為人乎所以下文引程子范氏之說以實之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
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
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
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益身在井上乃可以救
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
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
此之愚也

劉氏字致中名勉之建安人。語錄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

說○道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
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
仁者之覺也不可
罔之使陷於非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音夫

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

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語錄
博文

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
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
外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道失中
矣○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的禮兩事○博

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黃氏曰如仁字凡洙泗所言皆不可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反而求之以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能存此心即所謂禮也○陳氏曰博為約之資約為博之守○通曰文無不考是於事事物物而求其理動必以禮是束吾身心而歸之理徒博非也徑約亦非也

○程子曰博學於文

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

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語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便無歸宿處○王

氏曰集註是兩平說程子重在禮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

說音悅否
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為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
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鞞鞞止而
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况於孔子
乎其欲見之也秉彜好德之天也

蓋古者仕於其

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

為辱故不悅矢誓也

或問矢之為誓曰矢誓聲相近
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

近於誓者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見左傳

五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

然之理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

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去真

曰道大德弘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陽貨皆見之於公山不狃佛肸之名皆欲往

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

不仕菴就之而未必能有所濟而或有以自汙顏閔終身

以此也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言以誓之欲

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馮氏曰甚矣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

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通曰佛肸弗擾之召南子之見子路皆不能無疑然夫子於佛肸弗擾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有生物之仁又有知人之知也於南子請見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者有可謝之義又有可見之禮也蓋於佛肸弗擾欲往而卒不往可也往則非時中矣在南子必欲見夫子則雖見之可也必不肯見之亦非時中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

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而專言

無過不及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子思而始著於書而程子因以發中一名而舍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只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庸平常

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
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饒氏

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上句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彼章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彼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者此章是大子本語彼章是子思彙括○通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

七到反

其

極之名也

語錄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語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

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而更有箇聖○仁是通上下而言有

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乎者疑而未定

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

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

語錄言博

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
能盡克舜也做不了益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
事則有限○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
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益以起下文克
舜猶病之意猶必也射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
技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語錄立字達字之
義皆兼內外而言

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
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
以博施而後為仁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必博施
而後為仁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山林之士更

做仁不得欲立欲達即紫輝之義
○蔡氏曰大仁者只就已上發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

其天理之公矣

語錄以己及人仁之體也推己及人仁之方也○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

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此章是三篇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

危

反痺反利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

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痺之

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

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

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

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

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
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亦必有方然則
恕者聖人
間之方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

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
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
所不贍耳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
也顧其治有所不及耳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
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

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

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語錄子貢凡三問仁聖人凡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

貢大段高明於推己處猶有未盡○通曰子貢以仁之事言夫子以仁者之心言以事言則非克舜不能盡其事而雖克舜亦有不能盡其所難盡之事者以心言在克舜者為以己及物之心而未至於克舜者亦可以推己及物為心也

論語通卷三